

目錄

推薦序

WHO AM I?

第一章 殘影錄

水光的殘影

蝶翼的殘影

第二章 濟城文學獎全收錄

半調子的藍·中途

一個殺人者在行兇前二十四小時的自白

逐漸淡去的漣漪

飯桌

後記

25

21 15 12 8

6 4

3

2



推薦序・科學與文學的非彈性碰撞

◎葉軒瑜

他是一位做事情十分負責任的人，做好科學研究、讀好書、辦好活動等，凡是交給他的事情他會盡全力的做好。不只是自己的事情，他還非常顧慮夥伴的心情，會在伙伴失意時鼓勵他，聆聽他的的心事，有時也會祭出自己的秘密來讓他感受到自己不是孤身一人。他雖然平常不太說話，表情看似沒甚麼變化，但是內心卻有許多各式各樣豐富的情緒，而這些情緒最常抒發的管道就是寫文字。他的文字看似華麗刁鑽，但其實帶著最真實、内心最深處的感情，而這些真摯的感情常常因此觸動我的心。（筆者：你平常沒那麼嚴肅欸，不過我很感動）

◎韓祥宇

他是我在認識的人中我認為最有自我堅持的人，舉例：對錢最會計較的人，能凹就凹、被賣早餐的阿姨列入黑名單，仍然不會改他的忽悠戰術；也是一個熱愛寫程式的人，曾經練習到得了胃潰瘍，卻也不間段的仍然在練習，甚至還撐著比賽得獎；這樣的一個人當他和我說他要投想寫小說、散文參加比賽時，我第一印象是——開玩笑的吧？你一個數理資優班的學生要步入文壇但當我看他幾乎每天手上換一本散文集，低頭打他的散文，以及一篇篇他寫出來的文字時，我就知道他所言不假，而又看過他寫的文章後，即使詞藻不是挺華麗，題材也總是讓我出乎意料，但總是富含轉折，擁有他自己的風格，幾乎很難猜測結果，雖然我不知道他功力到底如何，但我有看見他的決心，以及他那自我堅持的毅力。（筆者：感謝你把我說得如此真實：）

WHO AM I?

姓名 吳哲宇

筆名 葉梟

年紀 2001/8 出生

學經 2016~2019 成功高中數理資優班 13th
2019~2022 清大資工系
2022~

興趣 美漫、日漫、音樂(耳機)、數學教學

目標 程式的工程師
文字的工程師
生命的工程師

未來 ∞



水光的殘影

吸引力法則也好，莫非定律也罷，反正夢想在此刻碎裂四處，嘩拉血淋淋赤裸裸地。

失落是第一步驟，而怨恨緊跟而來，一切似乎都按照預先排演過的 S O P 走。失敗是你的瘋狂醫生，一劑一劑在身體裡面注入墨黑色的黏液，那些黏液卡在動脈，慢到甚至可以感知到其流動的存在。而那個不專業的醫生是怎麼也救不好你的，你也知道，但你還是會一直待在它身邊不願離去，反正蹲在谷底原地不動也不會再繼續滑落至更深的地方，深到不見五指。

失意敲破偽想的魚缸，水依照物理法則流往更低的地方，而可憐的小金魚只得在落下的原地趴搭趴搭著瘦小的魚鱗。牠們沒有歸處，也無法走到歸處。

結果魚鱗撞斷了，鮮血灑落四處，但你卻不會痛。這時你才頓悟瘋狂醫生的黏液有甚麼用處：它發揮麻木的作用，使你身處悲慘的處境卻不哭不鬧。麻木宛如一股回甘，卻又夾雜涼涼的苦味，放進口中實在不怎麼好嚥，但也足夠止痛了，不知不覺也上癮了，最後變成沒有它就不能存活。麻木偶爾在陽光退去時顯現出來，這時你便會將積存已久的眼淚與情緒在一夜之間從淚腺倒空。

提及夜晚，夜晚大概是正在痛苦的你最不想經歷的時間。少了光線，天空剩下最原始的樣貌，抹除虛假的快樂和勉強撐起的笑容；少了影子，你的心不偏不倚的沉寂在月光裡面。體內血清素被一團憂鬱的怪獸一口吞食，如鉛重的身體緩緩沉落深不見底，似實非實似夢非夢的深淵。而在那深黑的底層，承接了所有死者、生者以及來者的夢想，那些慾望的雜音、渴求的呢喃、瘋狂的祈禱，全被廣闊海水無聲吸納。偶爾，非常偶爾，有

一小部分掙脫了海水的控制，破浪上岸，翻滾嘶吼只求讓自己被聽見，然而破碎的夢想再也拼不回來，轉瞬間身體碎落成千萬朵浪花，萬籟寂靜，沉沒在粼粼綻光中。

水光。你拉伸僅存的肢幹，盡其所能想要抓到遠方表層閃亮亮的夢想。然而，奮力撥水的結果並不像摩西，開一條路直通海面。反倒那些鮮豔的熱帶小魚正看著你愚蠢的拙樣，故意在你的眼前自由穿梭於海面，用他們的輕盈突顯你的笨重。可是你堅決不失去最後立足的尊嚴，雙眼直鉤鉤地望向遠方的終點，依舊相信頭頂有顆光亮的星星守護著自己。你想讓那些嘲笑你的魚悻悻然的離去，可他們只是離你而去，在上方的蔚藍海水成群嬉戲著，這無疑使你更難過。你大聲疾呼著其他人無法理解自己的痛楚，斥責這片大海只剩下生存的法則，然而從嘴巴吐出的只是一粒粒毫不起眼的泡沫，浮上海面時即使被隱居的漁夫聽見你的微語，只會被解讀成一串沒有意義的亂碼。

船隻汽笛的怒吼響徹整片大海。無數張流網灑入海中，張開血盆大口，準備篩選這個時代的所有生命。此時的你，也只能靜靜地祈禱，而沒人能看見你因激動留下的眼淚，隨著海水，混在無數夜晚的水光中，載浮載沉。

—— 著於 2019/5/5，學測二階放榜之時。

蝶翼的殘影

在家待了一整天，什麼也沒做。

或許是學測放榜後的壓力瞬間釋放，導致現在的狀態極為頹廢，連從床上爬起來的動力都沒有。總而言之，當我意識到，狠下心來拋開手機，看了一下時間時才已赫然發現已晚上八點。整個床墊都被躺得凌亂不堪，脖子也因姿勢不良痠痛不已。窗裡透來被稀釋的月色，夜幕已悄然落下。再也騙不過自己，承認在今天的日記中只能寫下「要廢」二字。

人們總是在最無助時懷有夢想，乞求一切萬物賜予他們未來，願意在生命之牆上釘下一張巨大的宣告。然而一但脫離艱苦的環境，安逸可以讓夢想凋零的非常迅速，曾經說過的話都腐爛了，許下的承諾都風化了，開始如一隻圓規，重複陷溺於同一個圓不停打轉，起床、要廢、自責、就寢，永遠走不出半徑之外的距離。

一但陷入迴圈，便覺得之前許下的承諾是過分的追求與妄想，便像條舒服的死魚般一動也不動的躺在地上，連頭上的雲彩都不願觸及。然後，當命運的齒輪繼續咬合，肉身被時間不斷地向前推擠時，便又開始一味地怨自艾，抱怨過往頹廢的自己，最終將自己的過往和現在甚至是未來都葬了進去。當在疲勞的極限時，叫自己放下重擔是一件困難的事情；當鬆懈到一個極點時，放下又變得更加困難，最要人放不下的事是已漸漸開始熟悉的舒適圈，就像炸雞桶內剩下的那些脆皮。

這個夏天，我有一半的時間消耗在緘默之中，而另一半裡懷疑緘默的意義。我可以找一大堆的事情填補我的時間，我可以研讀普通物理學，可以找個平日早八晚五的打工，然而我卻只選擇靜靜地觀看這個世界，最終

一事無成。我總是在當下毫無知覺地讓清澈的時間悄悄流過，最後在後悔之途上拖著一哩的疲憊身軀和一噸的悔恨之心。曾經相信在路途的小花叢旁捉到的蝴蝶可以帶來夢想，因此用力緊緊地攥在掌心，當再次打開手掌時，裏頭只剩一把蝶翼碎屑的乾屍。抓住蝴蝶的初衷明明就是再次看到它從手掌中緩緩上升，重回藍天，然而我們愚笨地相信它可以在我們的指縫間存活，只願意緊握雙拳，為即將展翅的蝴蝶高頌聖歌，而不肯花一點力氣把手放開，讓它自在地飛往蒼穹。

蝴蝶張開翅膀，將天空的顏色收錄於薄翼之中，然而在仰望與仰望之間，人們終將變老和失去一切，無論後不後悔。癡傻的人才會在情慾裡參雜太多未來的渴望，遲遲在洪水中相信神蹟的出現而不肯上岸，靠自己的雙腿踏出一片青綠。最終，當蝴蝶飛到河口的下游，從水中流下來的只剩一攤龜裂的白骨，對於裂痕的解讀就像曾經做過什麼努力一樣，但是最終只是白費力氣的遐想罷了。

我或許曉得，我只是懶惰和畏懼，我或許曉得，為今天毫無意義的度過一天寫下千字懺悔文也不能挽回逝去的時間。它消逝了，但它栽種的花卻留下了，在生長著，發芽吐蕊。把它栽種到路途陰暗的邊兒上，過了不久，就會望見成雙成對的蝶翼們在芬芳中盤旋，振翅飛翔。

——著於 2019/5/22，長假的懺悔之夜。

半調子的藍・中途

1

三月份的雨，總是特別生冷，天空也要藍不藍，要灰不灰的，一整片雲沉甸甸的掛在半空中。下午了，潮濕的空氣預報著雨滴的到來，果不其然，一滴、兩滴、三滴，轉瞬間變成嘩啦嘩啦的傾瀉，之後就一直佔據著那小小方形的天空。

聽著雨，他的眼神逐漸從桌上的物理講義失焦，眼珠裡映照的只剩雜亂的黑，絲毫找不到一絲安定的光明。黑板上頭微禿物理老師的講解似乎也成耳邊微風，飄忽飄忽卻進不了耳朵裡。從電磁學的魔爪中脫逃出來，他摳著桌上的小黑洞，凝神地側耳聆聽淅瀝的雨點聲。這段期間，雨讓他沉澱，也讓他沉默不語。

入夜後雨停了。他快步穿越忠孝西路，路上的風景對於現階段的他來說一點也不重要，他漠視不重要的ㄧ切，就跟成功者漠視他一樣。惱人的喇叭聲，小客車劃過的流線，生命的動畫一秒一秒地被遺忘在腳後跟下。他跟著人群在補習班大樓的門口排隊，圈起的紅龍顯著表明他們是準備被屠宰的一群。他抬頭仰望頭頂上刺眼的衝刺班跑馬燈，感覺全世界都在宣示著他的不幸。

絕望，像是太空爆炸後漂浮的碎片，他之後在無重力的狀態下麻木了四個小時。

那夜，他仍舊找他說話。訊息在慘白的螢幕上浮現一行行浮現著，他那雙透藍的雙眼凝視著自己。他向那雙眼睛哭訴。

傳說中，在火照之路上，彼岸花如血一般絢爛鮮紅，撲滿通向地獄的路，迎接著亡者渡河。它埋葬死者，但不埋葬慈悲。

在現實的廢墟中，春色已渡冥河，而在通往大學的路上，伏屍百萬，流血漂檣，滑落於榜單外的只有一個不具名壯烈的考生，屍體被埋沒在墨色的殘夢中。在人世險河的另一端的成功者們，不知道滯留在另一暗域的人之苦，而我們，將化作灰燼，隨著用完即丟的隨堂復習卷一起消失在成功者的記憶之中。

鮮美的夢想已發酵成腐臭的果醬，黏稠的卡死在心裡，揮之不去。

當令人失望和悲傷的現實橫擺在眼前時，究竟會有多少空間讓自己奔跑讓他游離和逃避。那雙藍眼睛呢喃了一些話語，他則以瘋言亂語向他揮舞著自己無盡的痛苦。

可惜，在床頭邊橫躺的捕夢網遺漏了這片看似危險，但素黑天空仍然沒被染紅的夜晚。

2

在他的印象中，三月的天應該要有點回暖，陽光露個小臉，開始感受春天到來的好時節。然而，窗外的陰雨綿綿卻否定了我理想的世界，幾朵雲遮住了光亮的來源，天空霧濛濛的呈現一片混沌的景象。

腦子一片混亂。他遮住眼睛，腦袋高速運轉卻跑不出什麼有用的資訊。講台上物理老師的聲音在我的腦海中斷斷續續的解析出一些破碎的片段，他已經好久沒有認真上過物理課了，黑板上電磁學的公式對他來說已經是超出我能力極限的深奧學問。

然而，最近他總是在意我前面同學的一舉一動。同樣是一顆人頭，腦袋裡的天氣卻截然不同，眼簾映照出的光彩也有著天差地遠的差別。唯一相同的是，兩個都使他懼怕，害怕著我們或他們被黑暗奪取前途的光明。

入夜後雨停了。他漫步徐徐走在忠孝西路上，他細細地觀看身邊的車水馬龍，讚嘆並感謝這群不知名的旅客邂逅在他的生命中。喇叭聲正大聲宣告的何人生命中重要的急促提醒？車潮如同河水一搬讓打著白領的鮑魚

們泗回家鄉，生命的動畫一秒一秒地被記錄在身後的腳印之中。他經過學測前上的補習班門口，被紅龍圈起的人群比起數個月前變得更加沉默、更加嚴肅。他抬頭仰望頭頂上刺眼的衝刺班跑馬燈，那種被宣示失敗的刺眼標語卻讓他無力為他們反駁。

五味雜陳，心中飄然的愉悅感總夾帶著一絲黑色的憂愁，這種感覺在他的心中和數不清的過往記憶凝結成一塊尖銳的小晶體，憂傷在裏頭隨著一縷薄薄輕煙獨自起舞。

那夜，他仍舊找他說話。訊息在白亮的螢幕上浮現一行行浮現著，他那雙透亮的黑眼凝視著自己。他向那雙眼睛訴說。

傳說中，在火照之路上，彼岸花如血一般絢爛鮮紅，撲滿通向地獄的路，迎接著亡者渡河。它埋葬死者，但不埋葬慈悲。

在現實的廢墟中，春色已渡冥河，但有人將在荒煙漫草等待著另一個人的到達。他會靜靜地看著你從泥沼中脫逃出來，他也跟你一樣靜靜地祈求一場完美的大雨，完美地將過往千愁百緒流入土中，而只有岸邊那株開花的茉莉吸取了那些匍匐彎曲的情緒，除非有人能解讀茉莉花香隱含的密語，否則不會再有人提起你的淚痕。指考的三途河岸，對岸溫暖的陽光會讓過往的一切畫作淡薄的輕煙，在新泥上刻一座大學之路憧憬的里程碑。鮮美的夢想終將發酵成陳年的夏多內白酒，滑順的流過喉嚨，綿甜甘醇。

3

凌晨四點多，另一天的太陽已經醒了，他們也都醒著。他們知道，真實的人生不像輕小說，前方永遠都有無限的奇蹟可以使人生翻轉。人生事件的尺度不沒有那麼短——有些結果用一輩子也測量不出來。對於明天，

即使一個人的心情像《克羅帝亞狂想曲》一樣充滿希望與挑戰，另一個如 *River Flows in You* 一般在絕望中渴望最後的希望，他們倆都只能隨著時間的潮流，重複地過著循環的一天，等待並接受最終命運的到來。

† 後記（得獎感言）

首先，感謝在身體裡沸騰的憂鬱因子讓我洗滌高三心靈，讓我能重新面對生命，再者，也要感謝 T 同學，在學測炸掉後能夠毫不留情地對我展露出最赤裸裸，考差時的心情。這邊的 T 同學並非特指一個人，而是願意對我不遺餘力拋出負面情緒的你們，加油，偉大的指考戰士們。

原先我這篇的散文命名為我這篇的散文命名為〈半調子的藍〉，然而應該看見文章的爛尾後就會知道我最後並沒有完成這篇文章，只是在最終截稿前趕緊糊一個結尾（我覺得樓上的文章講評也會這樣說），故在標題加上「中途」二字以警惕自己文章尚未完成。（覺得蠻扼惋的）按照原先的計畫，文體應該要是短篇小說，而且是兩個對話者三天完整的旅程，從傾訴、麻木到釋懷，但最終還是會認清事實並繼續前進。

稿期恰好跟學測備審時間有衝突到，導致文章最後險些流產，最後剖腹緊急將這新生命的文章給大家報喜。現在的時間比較充裕了，我希望以後能將這篇小說完成，也希望在指考戰士們能夠感受到某些學測仔還是很關心你們的。也感謝評委賞識這篇文章。

（註：完整文章至本書截稿前尚未完成）

一個殺人者在行兇前二十四小時的自白

「滾燙的烈焰在我的血液中沸騰」，我對他們說。或許這種廉價的譬喻可以比擬我現在的心情。接著，我便開始行刑。

「我恨在教室大聲喧嘩的你們這群人。你們破壞我獨自的美好時光，用垃圾的話語糟蹋生命的深度。既然那麼多話，那我就把你們的嘴皮活剝下來啦。」我用美工刀割下他們的嘴唇，那刀子下劃過的舒爽肉感正是我對他們怨恨的最佳舒壓方式。噴血的美麗艷唇，讓我忍不住把裝在盤子裡的其中一個看起來最肥美的嘴巴拿起來深情的舔了一邊，享受血腥溶進雙唇的美味。「讓你們體會說廢話找來的痛苦。」我刻意使出一副不屑的口音。

接著我走向正在大聲喊叫的另一群人，他們現在應該被我嚇得屁滾尿流了吧，因為他們應該不覺得我會動手，在割下第一個人的嘴巴之前。「我恨你們這些不在乎自己未來的人。」我提高了音量讓他們更害怕一點。「你們在為自己奮鬥的緊要關頭卻玩日曆歲，白白葬送自己的前途，既然這樣，不如我來幫你們懺悔？嗯，這樣好了，不如就用雙眼來謝罪？」我拿起一隻黑筆，毫不猶豫地往其中一個人的眼珠直直地戳進去，整隻筆因為太大力而碎裂開來，筆桿深入二分之一。看著眼窩流著血液和墨水的混合粘稠物，我拿起剩下的那一截留在眼珠的筆用力轉了一圈，結果「噗嗤」一聲，眼球跟後面長長的血管一併被拉了出來。「不知道你現在懂不懂珍惜呢？」我冷笑了兩聲，狂野的本性在瞪大的瞳孔裡被無限放大。我想殺了他們；但我得忍住，還沒到罪惡至極

的傢伙：

復仇的情緒仍在我的體內高漲，我感受得到腎上腺素仍讓我感到興奮。我發狂的大笑著，走到下一群人的眼前，他們現在正在抽泣著。我看到他們醜陋的狗臉就非常氣憤，狠狠地朝他的臉抽踢了一頓，打到他牙齒全部碎裂才肯收手。「我恨你們說話尖銳刺人，為反而反，堅持用邏輯來否定人情的存在。為了臉皮跟虛偽的勝利感，你們可以連靈魂都丟棄呢。」我對他們五官模糊的臉狂吼著，他們現在也只能微微的顫抖，眼神怒視著我，做出最後絲毫的抵抗。「你似乎弄去了愛的溫度呢，要不我來幫你在心裡面昇起一把熱情的烈焰好了。」

我拿著在木工教室拿到的電動鑽頭，直直地往他的胸口鑽下去，鮮紅美麗的鮮血噴泉從他的胸腔綻放。我鑽破他的肋骨，感覺到了他的肝臟裡面就停了下來。我看著他胸前的大洞，用充滿愛意的眼神在裡面倒入一罐機油，接著拿起打火機點火，塞進洞口裡面。絢爛的煙火在他的體內爆破，胸口的碎肉全部噴濺出來，一塊塊黏糊的血肉灑落在四處。「沒心肝的傢伙，現在我已經幫你向上天謝罪了。」我張開雙臂，仰望上天，跟著他一起高唱聖歌，只不過他唱得比較激情，狂亂的尖叫著請求神的原諒。

腥臭、掙扎、血腥、狂亂、痛苦、絕望，看見眼前的景象，我不禁感動地流下淚來。不過，我還有最後一個人要處決。我慢慢地走到他的面前，他的臉仍然是那麼冷靜，面無表情，即使他手腳被綁起來，聲帶已經被我割掉，他仍然不肯屈服，讓我非常生氣，不過他也只能神氣最後這幾秒了。「我最恨你。」我發現我的聲音正在顫抖。「我恨你的無情，你既吵鬧，不在乎自己的未來，又為了虛偽的優越感以言語傷害別人，最重要的是，都是你的錯才讓他自殺的：」不爭氣的眼淚還是流了下來，我沒辦法控制。「你根本沒有良心，虛榮使你扭曲了你的良知，你為了讓自己爬得更高不惜殘害別人，現在我要替天來收回你被污染的心！」我大吼著，拿

著磚頭砸爛他的胸腔，一下兩下噴出大量邪惡的液體，把他的肋骨拆斷，用最大的力氣掏出他的心臟，狠勁地踩在我的腳下，暗紅色的心臟在我的腳底微微顫動，心臟在我的施力下突出一根根彎曲的血管。「你不配擁有
一顆人心！」我奮力一踏，他的心臟應聲爆裂，深紅色的罪惡在地板上輻散開來，永遠銘刻了他惡名的標記。
「最後，我恨我自己，沒有辦法好好保護你……對不起……」我抽噎了起來，「我不配擁有這顆頭腦……」
我從四樓跳下去，對準了窗外的鐵鉤，尖刺準確地貫穿我的頭部。我慢慢失去了意識。

〔快訊〕台北市某知名高中學生於校內接連自殺

自上週學生在廁所上吊自殺之後，昨天又有一名學生在該廁所的樓下因墜樓身亡。巧合的是，兩名死者生前就讀同一個班級，而案發地點僅遺留一張充滿歪斜筆跡的碎紙，上面的筆跡大多無法辨識，唯一看得懂的只有「對不起」三字。

※得獎感言因版面配置已做刪除（雖然沒人想看）

※額外收錄續集《逐漸淡去的漣漪》（後頁），記錄此事件發生後的事情。



(續集)逐漸淡去的漣漪

3hrs，校長辦公室

得到這個消息後，校長緊急調動所有人員，消息能壓下來就壓下來，盡量不要把事情搞大，雖然他心裡知道這事情的發展一定很糟糕，無論如何都會對學校不利。

醫護人員那邊傳來的消息說學生已經死亡好一陣子了，畢竟屍體摔的那麼慘。但是現在他更擔心的是學校的聲譽，畢竟外界一定會解讀成學校荼毒這個連他自己都沒印象的孩子，這樣的話，學校的聲譽會下降，又要開一大堆會議，還要接受外界的抨擊……

趕走學務主任之後，他疲累的瘫坐在沙發上。學務主任剛剛跟他說，新聞台已經知道了，而且半小時過後要接受訪問，叫他先想好他的講稿。

6hrs，學校一樓

我也是一名父親，曾經的父親。

他就橫躺在那邊，準確來說是一半的身體橫躺在地板上，另一半插在兩公尺高的鐵刺上，腹部被尖刺割出一個大窟窿，似黑似紅的腸子危險的懸掛在空中。

看到他的遺體，我忍不住哭了起來，用最後的力氣忍住不要直接撲倒在他身上。

摸了他逐漸失去溫度的臉龐，看見他半張開，空洞的眼神，死不瞑目的雙眸：為什麼是我的兒子？

鎂光燈趴擦、趴擦的聲音一直在我的周遭迴盪。以我中心十公尺外，許多人互相推擠，所有人激動叫喊的話混雜在一起，沒有人聽得懂。而在圓內，只有我自己，以及身旁昨天死去的半個兒子。

9hrs，B家

上頭條了。一小時的循環節目中，頭十分鐘播命案現場，老爸抱著一堆馬賽克大哭的畫面，接下來十分鐘播採訪家人跟無關緊要的鄰居，再十分鐘播學校採訪的畫面跟上禮拜死掉同學的家屬，一小時鐘就要哭半小時。待會還有整整一小時的深度訪談，應該只是一些無關緊要的名嘴跟搞不清楚狀況的心理學家在攝影棚裡面說嘴而已。

明明知道看了只會更傷自己的心，但是就是忍不住打開電視，然後看著兒子哭。但是又能怎麼做呢？

9hrs，臺大醫院地下三樓

地下三樓是媒體絕對進不來的地方。陰暗的冷氣房，空氣異常凝著。校長與家屬一起目送著屍體被緩緩推進往生室。

校長先前也安撫過家屬了，但他們都感覺他不存在似的，正眼都沒看過他一次。然而，校長也想盡快的處理掉這個案子，盡量設身處地為受害方拿到更多的賠償。再謹慎思考過後，他用哀戚溫柔的口氣說，「因為沒有處理好學生的行為管理，我代表學校像您鄭重的道歉。」校長向眼前的兩個人九十度鞠躬道歉。「為了能讓你們拿到更多的賠償金，我要幫你們申請學生保險理賠的話，但原由那欄不能寫霸凌，要改為意外才行……」

家屬依舊靜靜的不說話，尷尬的氣息在周圍凝結在一團。校長還以為他們沒聽到，因此又再重複說了一遍，沒想到這次家屬回過頭來，用著極其憤怒的眼光瞪著他，然後就頭也不回的走了，留下沒人看見其表情，錯愕的校長。



12hrs，某同學的家中

「或許，我們當初真的不應該這樣對他……」關著燈，他在只有一個人的房間裡暗暗思索著，眼角掉下了一滴不知道是慚愧還是著急的淚水。

凌晨三點，他的良心遲遲不讓她睡著。他明天還要去學校，面對空蕩蕩的座位。

18hrs，OX 網路新聞 FB 貼文

學生跳樓要家長「不寫霸凌才理賠」 校長辯：善意提醒

台北市一名陳姓高三生在17日中午，從學校大樓四樓一躍而下，警消人員將其送到醫院時，陳生腹部大面積潰爛，到院前已無生命跡象。陳生母親18日在臉書爆料公社，以「無良校長，帶頭霸凌」為題，痛斥孩子都已經死得那麼慘，校方卻只想撇清責任，實在是沒有良心。

陳母在文中更指控，校長在事發後趕赴醫院，卻要求在保險理賠書上原因不能寫霸凌，須改意外才能拿到錢，讓家屬相當不平。

而被指控的林姓校長則說，自己在第一時間就趕往醫院，剛剛又跟家長會長帶慰問金前往探視，因校長本身有了解金融、法律相關行業的運作方式，才提醒若要申請學生保險，原因寫霸凌的話可能會被拒絕理賠，是出於善意的提醒。

回覆 顯示先前的留言

王XX 漠不關心的師長都是沒殺人的殺人犯，在無形之中更對孩子造成心理傷害！

Amy Chou @陳小林 這在我們母校ㄟ 豪可怕

張簡 這全都是綠姐惹的禍，通通去死吧

查看先前的 203 則回覆

呂行義 張簡 快投擲冥黨，這樣共匪…

胡勝榮 惡質學校 死了人還不認錯

肚雷濕 這種老師跟校長可以直接炒魷魚了

24hrs，學校會議室

班導：「其實我根本不知道那名學生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只知道上禮拜過世的另一個學生在班上常被當作開玩笑的對象，對老師們也是都笑笑的，哪知道他會突然這樣。今天這個我更是覺得莫名其妙，他跟上禮拜那個是好朋友，怎麼也一起自殺了…在我能管轄的範圍之內，我平常能管的都管了，對於玩笑話我都有叫學生們注意分寸阿，我真的沒有頭緒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這下可好了，我之後該怎麼辦啊…」（掩面哭泣，全場沉默）

27hrs，某同學的手機螢幕

〈加密訊息〉一小時後自動刪除



↓ 幹怎麼辦要不要去自首

↑ 自首三小我們又沒做錯事

↓ 會不會是因為我們講話太機掰讓她受激然後他們下去

↑ 絕對不是好嗎我們講話機掰乾他們屁事
就算是你不說誰會知道，說了只是給自己找麻煩

↑ 你想害全班都被退學然後被公諸於眾嗎
反正現在沒人在乎事情的真相，讓它亂下去就好了

↓ 好ㄅ

36hrs，B 家

已經整整兩天沒吃飯了。收孩子房間的遺物時，忍不住又哭了好幾次，我還以為我的淚水都流乾了。看到他小時候的照片，心中不禁生起一股酸酸的感覺…

要是學校沒給我一個交代，他在上天的靈魂絕對不會原諒你們這些惡師…（又哭了一次）

神桌上擺著他的照片。今天是頭七。

導師跟校長都來上過香了，也都磕頭過三巡，想到他摔在學校一樓慘死的模樣，即使老師已經被解職，我依舊沒辦法原諒他們。如果老師當初有好好關心兒子，今天他就不會只是一張照片：他是這個家中我最疼愛也

是唯一的孩子，還來不及展開璀璨人生就被無情奪走生命，對於我這個母親來說，我一輩子也走不出來了：

1260hrs · B 家

心理輔導師終於走了。我跟他說過很多次，叫他不要再救我了，反正我一輩子大概都沒辦法從傷痛中走出來。然而，那個傻子在這兩個月中依舊還是說著同樣的話，叫我走出陰暗什麼的，我跟他說你先吃過血清素調節劑才有資格跟我談心。不過，藥物唯一的作用是至少可以讓我睡著，在夢中看到他的樣子。

1260hrs · B 家

一年多了，現在他應該大一快畢業了。

在這兩年中，我為了不讓自己餓死，還是得去工作，現實的疲累跟忙碌也讓我漸漸地抹淡了傷痛。但是到晚上我偶爾還是會哭，每天晚上都還是要按時吃藥。

新聞播了兩天後就再也沒消息了，對新聞台來說這只是一則小小的社會新聞罷了，選舉的新聞才有話題跟收視率。至於校長，老師跟那些同學？做做筆錄就走了，畢竟誰也不肯承擔這個錯誤，事實究竟是如何到現在還是沒人知曉。

至於我什麼時候會死去？什麼時會會釋懷？這已經不重要了，跟一年前的那次一樣，一切終究會隨著時間，像逐漸淡去的漣漪一樣，被所有人遺忘，最終消逝在這個世界之中。

飯桌

1

自從昨天開始，兒子說的話一直卡在她的腦海中，像團陰霾般盤旋在頭頂上。

她並不是不在乎。她一邊氣呼呼地在心裡反駁，一邊剝白玉蘿蔔。咚、咚、咚。蘿蔔慘死在斑黑的砧板上。她把蘿蔔丟入昨天還沒喝完的玉米湯中，再加入冰箱吃剩糊糊的白飯，便是今晚的晚餐。水滾後，她一邊嘆息一邊熄掉爐火，把整鍋稀飯端到餐桌上。

跟往常一樣，在昏黃的燈光下，今晚的餐桌上，只有一人，而她一邊扒著稀飯，一邊在腦中跟昨天的兒子續戰第二回合。

「你為什麼要問那麼多煩欸。」昨天的兒子一樣的口氣。

「我是你媽當然要問阿……（我想要關心你……）

「吼，反正我下禮拜就都要在同學家過夜啦！我已經通知你了喔。」不準。你下下星期就要考試了。（我很擔心你的成績掉下來怎麼辦……）

「操！你管我啊！死八婆。反正我下禮拜就消失給你看就對了。」

然後兒子就摔了碗筷，砰一聲關上房門，回到自己的世界中。

唉：再戰八萬回合我還是輸的那一方；她如此地思考著。她便放棄了這場戰鬥，就跟往常一樣，卑微地只能祈求上天賜給兒子一條正路。

當她起身的時候才發現她擺了三副碗筷。

今晚她燉了紅燒肉，為了要舒緩兒子的緊繃情緒。兒子自從七月開始在家裡都沒有露出笑容，一回到家便鎖在房間裡面。肉塊在濃稠的湯汁裡不斷地攪動掙扎著。畢竟也是，當初我在倒數一百天的時候也是這副緊張的德行呢，她琢磨。

手機鈴聲響起。「今天在學校讀書，不回來吃飯了。」她還沒講一個字就被掛斷了。

她收起了些微的傷心感，隨便盛了一碗走向了餐桌。老爸今天也是加班呢，她想著。

開著一如往常那盞泛黃的燈，嗅著餐桌上冰冷的空氣，她突然覺得鼻子有點酸酸的。她繼續吃她的紅燒肉。她無神地瞪著牆壁上捲起來的全家照，腦中浮現出在學校的兒子。筷子掉落，仍蓋不過窗外呼嘯而過的車聲。她還是在餐桌上幫兒子留了一碗紅燒肉。

3

她討厭酒，但是她還是先喝了一杯龍舌蘭，沒辦法。

她在蘿蔔糕上面鋪一層厚厚的油酥，以掩蓋焦黑蘿蔔糕的事實。做好之後，她把蘿蔔糕端到餐桌上。餐桌上的兩個男人個佔據了一個角落，她坐在另一個角落，沒有人開口。即使桌上的年夜飯是今年最豐盛的一頓，她的心情卻不是最雀躍，反而相反，沉甸甸的壓在胸腔下面，微微顫抖。

二十分鐘後，桌上有兩個扭打在一起的男人，伴隨著無數的瓷器碎片散落在各處。她跪在旁邊摀著耳朵崩潰地叫喊，尖銳的碗盤碎片與話語無情的刮花餐桌的表面，老爸無情的拳頭一下一下的落在兒子的胸膛上。她的世界正在旋轉，眼前閃過兩團黑影，不斷用黑影佔據，抓咬侵蝕她的心：

倒在餐桌上前，她終於了解，淚水是洗不清油膩的碗盤的。

4

XX 大學 學雜費繳費單

姓名：000

就學貸款可貸金額：XXXXX 元

應繳總金額：XXXXX 元

一張紙硬生生地擺在餐桌上。只有一張紙。

「我需要錢。」兒子自以為單刀直入地口氣，與他那張不在乎的臉，讓她很想直接賞兒子一個巴掌。她花了很大的力氣才把它忍住。

她是有原則的，知道兒子在外面做了什麼，自然一毛錢都不會給他。不過她試著先釣兒子自己說出來。

「你不是有打工嗎？錢都跑到哪裡去了？」

「不知道。」果然不會輕易地說出來呢，她想也知道。此時，她心中最後一塊對光明的憧憬也崩塌瓦解，此時反而有種鬆口氣的感覺呢。

她嘆了一口氣。「我沒錢，也不可能給你錢。我也知道你在外面幹了甚麼好事。欠了多少錢我是不知道，要錢的話去找你爸。還有，這輩子不要再見到我了。」她不知道兒子會不會把它的毒誓當真。

然而，她只見兒子默默地站起來，拿起那張紙，眼神冰冷的狠瞪著她，頭也不回的走了出去。

「再見。死肖婆。」兒子走了。空氣還飄留一點淡淡的煙味。

那是她此生最後一次見到兒子。

5

這張餐桌已經守著她幾十年了。不過，這二十年來，也就只有這張餐桌願意守著她。她坐在那張會嘎嘎響的木椅上，吃力地搖晃著身軀，什麼也不想。她也不用再想了。

牆壁上的那張全家照，靜靜地躺在地板上，依舊沒人知曉。

後記・狐尾的殘影

如同平常的週六下午，安靜的木頭色和室。然而，發燙的手沖綠茶，發燙的電腦主機，發燙的頭腦，整個世界都在瘋狂的運轉，慘白螢幕上卻沒產出什麼有用東西。

我呆呆的愣在那邊，心裡卻開始咒罵起自己。平常不是有一堆想法在心中流竄？怎麼現在連一丁點都不見蹤影了？我好似被抓到的偷車犯，低著頭慚愧地接受這個事實，詭異的是說教者也是我自己。每次特意騰出時間專給寫作，然而我的腦袋總是刻意在不一樣的時間才對生命有所體悟，每當煙花綻放，人聲鼎沸之時，才偏執地妄想孤寂的美好。

靈感總是來得快，去得也快。洗澡時哼出的旋律隨著抽風機被吸出浴室外，新歌歌詞下了公車便忘個精光，小睡前備課的教材遺忘在夢境中。像頭捉摸不定的狐狸，前一秒還在你眼前搔首弄姿，看到牠的時候總是很興奮，但當伸出你的手嘗試攫取牠的時候，牠又在轉瞬間隱匿於草叢之間。我們總是在當下感慨萬千，然而當下隨時間氧化成過去的當下，這時才會為不可逆的反應嘆息，來不及用文字記錄的事物全都失去亮麗的色澤。

用腦袋按下光影的快門，在記憶深層區留下的只有狐狸的毛茸茸尾巴在畫面的中央搖啊搖。記不起當時在腦袋裡面閃現過漂亮的詞語，而留在白紙上面的只剩殘缺的灰階碎片。幸好，作家具有修補記憶的能力，用華麗的樸實的文字將記憶的碎片糊起來，將之還原成可供閱讀的文篇。

然而，創作的途中總不是那麼順利。因景生情，腦袋中飄過的句子，晚上回家後經常是景也忘了情也忘了，在怎麼努力地想也是追不回飄逝的記憶。加上我寫作年齡並不長（其實根本就沒寫過），要將生命的感動提煉成

白紙黑字，所施功力實在有限。文章打了又刪，想不到什麼精彩的故事，看著自己安排的進度大幅落後，其實真的有點沮喪。然而，想抓住這隻小狐狸，只能多看點書，多學點寫作技巧，做重要的是要保持對生命的熱誠和感動，才能有源源不絕寫作的靈感。

話是這麼說，但沒捉到狐狸回去，後果可說是相當慘烈。本書最後大約只用一週左右的時間便匆匆完成，在這之前試圖得到靈感花了許久的時間。終於想到題材時，卻算錯了時間，導致稿子需要以飛快的速度完成，這本文集又差點胎死腹中。又或是抓的狐狸不是我想要的，有次突然有想法，以及快的速度完成一篇極短篇小說，後來在審稿時才赫然發現極度令人不適（重口味，在這就不方便多於透露），趕快把他移除，要不然這本書的定調就不一樣了。

看吧，我打到這裡的時候牠又躲回狐狸洞了。可惡。

隱藏的文章

```
FindKey(){  
    //147123456=F  
    //123258789=I  
    //147159987=N  
    //14712369789=D  
  
    Key(){  
        147456369;  
        double(123258);  
        147123654;  
        321456987;  
        :double(/);  
        147456;  
        147123456789;  
        1478963;  
        147456;  
        14789;  
        .double(3214789)/;  
        capital(147359);  
        capital(147456);  
        capital(14712369789);  
        1235789;  
        capital(147359);  
    }  
}
```



殘影幽迴 · 散文/極短篇小說選文集

| | |
|------------|----------------------------|
| 作者 | 吳哲宇 |
| 總編輯 | 吳哲宇 |
| 美術設計 | 吳哲宇 |
| 封面設計 | 吳哲宇 |
| 出版者 | 吳哲宇 |
| 地址 |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173 號 20 樓之 3 |
| 電話 | (02)26918990 |
| 聯絡信箱 | t.a.w.forwork@gmail.com |
| 總頁數 | 28 頁 |
| 字數（含信&真心話） | 23159 字 |
| 印製 | 文佳印刷 |
| 出版時間 | 2019 年 6 月 |
| 版次 | 初版 |
| 定價 | 新台幣 28000 元 |
| ISBN | 申請流程中 |
| 作者轉載請經本人同意 | |

